

揭文安公文粹



揭文安公文粹

揭傒斯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揭文安公文粹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揭文安公文粹目錄

卷一

上李秦公書

與尙書右丞書

答胡汲仲書

城南宴集詩後序

豐水續志序

吳清富文集序

蕭孚有詩序

孔氏譜序

重修揭氏族譜序

送劉旌德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范先生詩序

書王鼎翁文集序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富州重修學記

全州學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增城三皇廟記

建都水分監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浮雲道院記

撫州靈感廟記

胡氏園趣亭記

楊氏忠節祠記

孝通廟記

卷二

大元勅賜修堰碑

重修濟州會源廟碑

天華萬壽宮碑

臨江路玉筍山萬壽承天宮碑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雙節廟碑

吾讀吾書齋銘

孝友堂銘

澹心齋銘

思無邪齋銘

讀書處銘

忍恕堂銘

方寸間銘

幽憂賦

天馬贊

仙茅述

靜虛解

楊楚經字說

題昔刺使宋圖後

題鄒福詩後

龔先生碑

嚴先生碑

樂邱碑

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趙功可墓誌銘

奔清甫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劉福墓誌銘

揭文安公文粹卷一

元 揭傒斯撰

上李秦公書

某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夫士志爲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況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達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爲患。其信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爲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所容其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舍之。不置一毫疎戚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爲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原本缺（計二十行零十九字每行二十一字）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王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

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爲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修其道。垂之簡帙。傳之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僕斯恐懼再拜。

與尙書右丞書

僕斯再拜。尙書右丞閣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忘己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羣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無朋。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爲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內。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黃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於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彊毅。卓犖宏大。誦聖人之書。法古人之爲政。知玉道之本。好賢有虛己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其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己。旁羅俊乂。

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何許。況爲朝廷計哉。然鳳凰鸞鷟。非凡木可棲。絕才異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无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爲用。士樂爲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毋患乎賢之不爲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縶。逢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閣下察焉。侯斯再拜。

答胡汲仲書

侯斯頓首。汲仲薄公執事。侯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沈浮之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旣無及也。連月滯留於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閔天更枉還答。又以俗迫雨坐山。曠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挾蒙蔽。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之士。至於商略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爲衆所推。謬當斯文之托。僕竊以爲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之聖。出爲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楊墨。排從橫。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穢翳。開日月之光。疏百

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天所覆。莫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爲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開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爲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賢也。當斯文之托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爲一。則當斯文之托者。道固應如是邪。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小大。長短疎戚。華實正僞。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托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尙欲托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乎。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爲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爲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爲執事之望。尙冀致諸用以教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浙一別。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親晤。爲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軌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托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陋。亦俾在列。肴核惟旅。酒醕惟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秩。舉蓋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則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睖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其語。今見其真。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廬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爲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肯翁興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爲續志六卷。條數類攷。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爲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爲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有勸乎中。思復其舊。至於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尙求李君之志。

吳清甯文集序

廬陵代爲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爲之歸。須溪作而江西爲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由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須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甯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人皆復乎古。以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甯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獻焉。清甯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文章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爲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浚六經之源。徑溯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爲達官。爲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政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爲詩與爲政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章出也。讀韋蘇州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章者。吾識二人焉。涿郡盧嵩。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以簡齋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疏淡。而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家。襲貴富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爲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章也。亦居相似而性

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爲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章。豈固有所自邪。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蘇江西不遠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僊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名氏。未有非至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衡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子孫亦難矣。故統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天歷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僊斯敬書。

重修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

族則又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知所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爲盱江府君。誤矣。唐乾甯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於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爲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不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修之。今則以甯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而孝弟之心。凄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孫。尙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爲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幸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余未有能過之者。誠无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其法甚詳。其道甚備。歷廿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義道德爲虛說。以孝弟忠信爲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猜賢忌能者尙多。懷姦挾詐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歟。抑瑣瑣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

能有所不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尙寡歟。夫何儒者之无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爲旌德也。有君子之譽。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己者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乘飢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草。儒者之效。若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能用耳。勉哉粹衷。無畫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爲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爲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

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北方。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爲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文，其爲此書凡三十年，寸寸而校，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覽是書者，尙求其志哉！天歷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惇，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爲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爲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爲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宏、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以余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爲唐臨晉帖，終未逼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馬，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而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